

第七十四章 巷中殺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無情未必真豪傑，憐子如何不丈夫？”海棠緩緩重複了一遍，旋臉上又回覆了那種青常的笑容，領著範閑踏入了小廟木門。

“範大人。”司理理祿衽一禮，範閑麵上帶著溫和而疏遠的笑容，拱手回禮，“司姑娘什麼時候入的上京。”

“托大人福，三天前就入京了，一路平安，多謝大人記掛。”司理理緩緩垂下眼簾，她身上還是穿著那件旅途中的湖綠色輕衫，此時天時已熱，自然不怕著涼。

範閑又與她輕聲說了幾句話。

海棠在一旁平靜看著，眸子裏卻閃過一絲笑意，這二人麵上做出的陌生，又怎能逃得出她的眼光。範閑此時心裏也有些奇怪，為什麼海棠會將自己帶到司理理寄住的廟中，一直服侍司理理的那些宮中嬪嬪又到了哪裏？難道海棠不知道自己身為外臣，此時與北齊皇帝想要的女人，應該保持著三千裏距離才合適？

“這是我住的地方。”海棠解釋了範閑心頭的疑惑，“理理如今不方便入宮，所以陛下請我代為照顧。”

範閑苦笑了一聲，這才想起司理理曾經說過，身旁這二位姑娘當初是在北齊皇宮裏的手帕交，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難道苦荷也住在皇宮裏？廟雖偏遠，但範閑依然有些忌諱，隻是閑敘數句，便對海棠說道：“我在外間等姑娘。”不等海棠與司理理回話，竟是出了門，在外麵的天井裏等著。

等他出門之後，海棠靜靜看了司理理一眼。沉默半晌後忽然說道：“我將他帶來與你看一眼，你沒有什麼話要與他說？”

司理理抬起頭來，那張嫵媚至極的臉上閃過一絲惘然，輕聲細語說道：“我說過。我不想見他，估摸著他也不想見我，此時他在門外，還不知怎麼埋怨你，海棠，你太胡鬧了，就算你是苦荷的徒兒，這種犯忌諱地事情還是少做一些。”

海棠靜柔一笑，說道：“隻是看看怕什麼，咱們那位陛下可不是個小心眼的人。”

...

另一處雅致幹淨的小房內。縷縷清香漸彌禪房，幾上清茶與家什的琥珀色一混，讓人看著感覺十分寧靜。

“你帶我來見司理理究竟是為什麼？”範閑盤膝坐在茶幾另一麵。皺著眉頭，那張清逸脫塵地臉上終於多了些煩惱，關於肖恩的事情，他在努力地進行安排，司理理卻是塊燙手的土豆。

“先前我說過言冰雲。”海棠微笑說道：“我想看看範大人是不是和世間一般濁物相同。”

“濁物這個說法倒新奇荒唐。”

“範大人莫非沒有看過石頭記？”海棠似乎有些詫異。

範閑心裏咯登一聲。沒有應這句話，隻是苦笑說著：“海棠姑娘，您是不是誤會了什麼？司理理姑娘隻是我一路押送的要犯。隻是協議中的一個標的物，我與她之間並無什麼瓜葛。”

“大人也誤會我的意思了。”海棠輕聲說道：“今日請大人來寒舍稍坐，實在是有件事情需要大人幫忙。”

“什麼事情？”範閑說的很直接。

海棠笑著說道：“其實就是上次陛下將範大人留在宮中，所苦惱的事情。”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發現這姑娘青常無奇的麵容，很容易讓人生出親近感來，好奇問道：“明顯那個時候，陛下不想你知道他地苦惱。”

海棠用左手輕挽右手的袖子，兩根手指端著一個小茶杯送到唇邊。徐徐綴了一口，說道：“陛下最開始確實不想讓我知道，但是他的苦惱與我卻是有多多年情份地好友，而且在大齊朝中，願意幫他解決這個苦惱的人，除了我之外，並沒有幾個人。”

“我一直很明白。”範閑此時當然猜到北齊那位少年天子在苦惱什麼，微笑說道：“既然朝野上下，對於司理理入宮有這麼大的反對意見，貴國皇帝為什麼還要一意孤行？看目前這局麵，司理理既然隻能暫時寄住在海棠姑娘居所，想來太後也不允許她入宮。”

“範大人是懷疑這件事情後麵還有隱情？”

“不錯，我從來不相信帝王家還有所謂感情這種東西。”不知為何，範閑有些隱隱的不愉快，說話便顯得尖刻了許多。

海棠一怔，雙眼靜靜地盯著他，半晌後說道：“帝王也是人，男女之事，怎麼能說的準？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想到以前那個世界地皇帝們，或許唐玄宗算是一個另類，可最後楊貴妃不還是在馬嵬坡化作了一縷香魂？

“範大人已經成親了。”海棠狀作無意說道。

範閑微微一愣，旋即想起了家中的妻子，想起了慶廟香案前的那次初遇，不由唇角浮起一絲充滿了幸福感地微笑。

海棠注意著他的麵部表情，在心裏歎了一聲，麵上微笑說道：“聽聞範大人夫妻感情極好，若有人阻止你們二人在一起，您會如何做？”

範閑挑挑眉毛，沒有回答，但如果這世上真有人敢夾在自己與婉兒之間，那一定是在自尋死路，漸漸地，他似乎也有些明白了宮中那位年輕皇帝的情緒??但是想到對方傾慕的對像是司理理，範閑心裏還是覺得有些異樣??雖然他與司理理的協議裏，隻是彼此利用的關係。

海棠所請，其實也是範閑所願，司理理如果不能入宮，損失的隻可能是慶國的監察院。他隻是猜不到對方為什麼會想到找自己。

海棠說道：“朝野上下，沒有人願意幫陛下將司理理迎進宮來，大人應該清楚，理理在南方的身份有些問題。而我畢竟囿於身份，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什麼發言權。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她那是在為你們北齊賣命。”接著問道：“難道我有什麼發言權？我隻是一個外臣而已，這件事情在霧渡河之後，就應該與我沒有什麼關係了。”

海棠微笑說道：“陛下與我地意思，隻是想借助範大人您的智慧。”

範閑啞然失笑，輕輕用手指平伏了一下頭頂的飛發，說道：“海棠姑娘真是抬愛在下。”

海棠平靜說道：“範大人本是藉藉無名之人，不過一載功夫，便成為天下矚目的一代詩仙，南朝實權大人物，若說範大人沒有智慧，這世上沒有人會相信。”

“我會想個法子，但不知道能不能成。”範閑取了幾上殘茶一口飲了，冷冷道：“關鍵還是太後，太後如果不願意，什麼法子也甯想成功。”

海棠站起身來，微微欠身：“先行謝過。”

“看來姑娘與司理理的情份果然不淺。”範閑躬身還禮，靜靜說道：“若在下將來有求助於姑娘處，還望姑娘記得今日你我之間的情份。”

海棠麵無表情應道：“隻要不涉本國朝政，無不允諾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放心，我要托您辦的事情，也許永遠不會發生，如果發生了，也隻是我們慶國內部的問題，而且也不用您逆了平生所求自然之道。”

“如此便好。”海棠心裏輕鬆了一些。

範閑身為南朝正使，在上京所有的行動，都必須處在北齊朝廷的監視之中，這是雙方外交事務中的默契與習慣，

所以極難有完全自由行動的機會，不過今天例外，因為範閑是在與海棠姑娘散步，海棠姑娘明顯很不喜歡錦衣衛裏那些老鼠跟著，所以一路雨傘同行，看似閑庭信步走著，卻將那些暗梢全甩了，相信那些錦衣衛也沒有膽量在海棠表達了明顯的敵意後，仍然敢跟著二人。

從那間住著兩位姑娘的奇妙小廟裏出來後，範閑伸了個懶腰，發現街角並沒有熟悉的錦衣衛，臉上浮出一絲快樂的微笑，抬步向街角的一條小巷裏走了進去。

雨後無晴，隻有清風吹拂著枝頭偶爾墜下的露珠，擦著他的臉頰滑過。

想到司理理與皇帝，範閑還是有些不明白，不過海棠剛才提及的話題，卻讓這位不過十七歲的男子滿腔心思都回到了京都，回到了妻子與妹妹的身邊，思鄉的情緒開始泛了起來，溫暖的感覺開始盈滿胸臆。

巷口偶有行人經過，有些苦力正推著板車抄著近路，趕往做工的店鋪。範閑臉上帶著那絲陽光般美好的溫柔笑容，緩步向巷口走去。

一輛板車從他的身後推了過來，將將擦身而過的時候，範閑手腕一翻，一直捏在掌心裏的黑色匕首橫著刺了過去！

噗哧一聲悶響，匕首插入苦力打扮的秘探咽喉，寒刃入肉，那人立斃於地。

下一刻，範閑已經踩著將翻的推車，整個人像道影子一樣飄到了巷尾，手指夾著一根毒針，紮入一個人的胸間大穴，左手極詭異地從右腋下穿出，三枚弩箭齊發，將正滿臉愕然的另一人活活釘死。

反手一掌將全身麻頓不能動的那人頸椎砍碎，範閑脫下身上的衣服，翻了過來，用雨帽遮住了自己的頭臉，遮住了自己的陽光笑容，從死人身上拔出弩箭，走出了巷口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